

当代 马华 文存

经济卷 • 80年代

3

总编辑：戴小华

主 编：蔡维衍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出版

当代马华文存 3

经济卷·80年代

总编辑：戴小华

主编：蔡维衍

编委：何启斌、张燦泉、赖顺裕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出版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局绅 助印



当代马华文存3
经济卷（80年代）

作者：莫亚河、孙和声、赖观福、柯嘉逊、古南霖、钟德盛、
翁诗杰、郭仁德、陈凯希、张燦泉、顾兴光、何财福、
张永新、陈锦松、陈志勤、萧桂莽、张健辉、骆静山、
纪永辉、曾九洲、林玲莲、陈云深、张木钦、蔡维衍、
雷子健、赖顺裕、冯时能、陈毓平、许国平、黄荣发、
傅金华、张赐兴、缪进新、颜清文、杜乾煥、赵自新、
叶 菁、陈友信、吴木炎、洪松坚、陈丽萍。

总 编 辑：戴小华 主编：蔡维衍
编 委：何启斌、张燦泉、赖顺裕
责任编辑：叶 啸、丘惠中、柯金德、郭仁德
封面设计：史美星

发 行 人：戴小华
出 版：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
4th Floor, Wisma MCA, 163,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21619709 Fax: 03-21623646
总 经 销：大将事业社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61883266 Fax: 03-61885266

制 作：大将事业社
印 制：益新印务有限公司(45169-K)
第1版第1印：2001年9月
定 价：平装RM30.00 精装RM100.00
国际书号：平装ISBN983-2463-12-2 精装ISBN983-2463-02-5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总经销处调换。

倾听马来西亚

——《当代马华文存》总序

戴小华

缘起

人应该要有甘当铺路石的精神，人也要有敢於做开拓者的勇气。

1987年，我正修读硕士课程，选择撰写的论题是《马来西亚的行政体系》，其时感到最困难的，是资料的匮乏。之後，常受邀为中学及大专院校举办的华语辩论赛担任评判工作，见到学生也为辩题的资料难寻所苦。於是，我有出版《当代马华文存》的构想。当我在1998年7月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就立意要在任内，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编辑及出版一套能切合时代变迁，能反映华社思想面貌的珍贵史料。

一、

《当代马华文存》的编选计划拟定於1998年末。最初的构想是精选自马来西亚独立後至1999年12月31日间，以华文发表在马来西亚地区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五大领域的评

论佳作。希望推出一部能完整呈现马来西亚华裔在此特定时空下争取合理生活秩序的历程，以及在其奋斗的风雪途中所留下的时代纪录。

以上的编选设想是我们的追求；但追求与目标常常有距离。需要说明的是，编选文存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料。有了相当的数量，才有精选的基础。选定一篇，往往需要翻阅十几倍的文章。所幸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华日报、华社研究中心、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的资料室都提供我们这方面的协助。除了编委会的成员，博特拉大学、工艺大学及韩江新闻传播学院共20多位学生也热心帮忙搜集资料。然而由於80年代之前的评论文章，在各资料室能搜集到的不多，故只好将文存的选文时间设定在80年代及90年代这20年间。如有可能，将来再续编60年代及70年代的文存，则能呈现更完备的视野。

既然是文存，對於繁多的资料，必然有所取舍。取舍要得其当，必须要有一群学有专长、独立公正且具公信力的编辑委员才行。於是，我先邀请到两位在我国评论界卓有声誉的资深报人张景云及罗正文参与这项工作，并在徵求他俩及华社研究中心主任林水椽的意见後，经一再研商，拟定了编辑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为了便於这项浩大繁琐工程的进展，我谨建议编委会的成员应多集中在雪隆区。兹将编委会的成员及工作职责说明如下：

编辑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顾问：刘鉴铨、林源德、黄超明、温子开

谘询编委：卜亚烈、王金河、许春、杨名万、陈爱珠、
钟启章、黄兆平、彭早慧、萧依钊、雷子健、
廖庆曾、潘友来

总编辑：戴小华

政治卷主编：张景云

编委：丘惠中、何国忠、陈锦松、祝家华

经济卷主编：蔡维衍

编委：何启斌、张燦泉、赖顺裕

文化卷主编：罗正文

编委：许德发、郑秋霞、游若金、潘碧华

教育卷主编：邓日才

编委：李宽荣、陈宝武、林景汉

社会卷主编：陈亚才

编委：陆宇莲、郑云城、谢爱萍

责任编辑：叶嘯、丘惠中、柯金德、郭仁德

工作职责：顾问及谘询编委为荣誉职；总编辑负责统筹策划、撰写总序、收集文稿及校对；各卷主编负责写序、提供资讯、筛选及审定文稿；编委负责提供资讯、筛选及审定文稿；责任编辑负责收集文稿及校对。

二、

《当代马华文存》的编选工作是繁重的；实际的操作比预想的复杂得多。何况这套以时事评论为主题的大系在我国尚属首次。鉴于人们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即便他们并不同意它的内容；所以我们尽可能做到文存的作品能见解独到、视角多元、笔路万殊、题材丰富、诉求有异。我们相信，马来西亚历史迈进的脚步，涉及大动荡时期的各种思想，必须在这样的襟怀中才能有所把握。就这样，使得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又“带有风险”，但是总要有人去做。我相信人的意识之外，的确隐藏着一座圣地，无论察觉与否，它总在那儿频频催促。我也清楚意识到，我们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乃是因为大家都了解到这项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何况这么做从中获得的自我满足感及快乐已非常多，所以，即使工作中历经不少曲折与艰辛，都已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们在1999年3月29日先举行筹备会议，并于1999年4月29日正式召开第一次的工作会议，之后又陆续召开了7次工作会议及多次的各小组会议。此外，在1999年11月19日至21日及2000年1月22至23日召开过两次工作营。工作营其间，我们每天自早上9点到晚上9点止，除去两次半小时的茶点及一小时的午晚餐时间外，其余的时间全在工作。令我感动的是，编委会成员虽几乎都有工作在身，但无论是工作营还是会议，出席率均高达近80%。其间各编委有过集体的讨论，也有个别的协调。虽然，编委会成员曾尽了最大的努力；然而，限于时间，对浩如烟海的资料的筛选，难免有遗珠之憾；限于篇幅，对许多作品，只能割爱；限于人力，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祈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这不仅是未来修订时的参考，也是我们再从事类似工作的依据。

不可否认，任何文集都必然呈现编者的主观，但是本文存各卷在形式设计和选文原则上仍力求编委们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另外，入选的作品是经过编委会反复比较和综合考虑决定的；有的文章很难划分归类，如选入政治卷的就不再选入其它卷内，以免重复；有的人选篇目或与作者本人看法未必一致，也请谅解为感。以下为编委会确定的选文原则：

(1) 入选作品设定在1980年1月1日迄今1999年12月31日间，凡评论本国事务，并以华文发表在马来西亚地区的报章、杂志及书籍中的评论佳作；

(2) 本国人用知悉真实身份的名字，以体现负起文责之精神；入选作者均不称呼其头衔，作者可在简介中自行列明，但以百字为限，并依照目录排序，冠以书后。

(3) 态度敦厚，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利于谋取马来西亚人民福祉之增进；

(4) 立场公正，不问党派，不因人取文；

(5)完整精致之文优先，文长超过3千字者须取得原作者同意予以删减或割爱或弹性处理。

(6)入选作品按事件分类，按发表时间排序，其时间不明者，则推定大体的写作时期，酌为编入。

《当代马华文存》共收录3百位评论作者的840篇文章，几乎囊括了马来西亚所有重要的华裔评论作者的思想精华。就某方面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史料纪实和社会见证。为了慎重起见，在经过初校、二校後，我们将最後一校让作者亲自过目，以求将错误减至最低。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80年代的资料难寻，而90年代的资料较多，因此不能按数量比例编选，只好80年代的尽量收录，90年代的作品精选一些，为的是给研究者及读者多提供一些资料。由於各卷相关内容的提示，主编已在序文中言明，故谨将各卷篇数列下：

1. 政治卷(80年代): 72 篇
2. 政治卷(90年代): 99 篇
3. 经济卷(80年代): 63 篇
4. 经济卷(90年代): 100 篇
5. 文化卷(80年代): 65 篇
6. 文化卷(90年代): 81 篇
7. 教育卷(80年代): 65 篇
8. 教育卷(90年代): 100 篇
9. 社会卷(80年代): 82 篇
10. 社会卷(90年代): 113 篇

三、

1957年，是改变马来西亚历史的一年，然而独立迄今近45年，马来西亚上空经常凄迷而少见晴好，尤以1969年发生的五

一三种族冲突事件，成为我国政经变化的分水岭。一项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却因不断出现的行政偏差，令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不仅感受到政治压力，发展也大受阻碍。

“风狂雨骤”是80年代的马来西亚最好的写照：民办华文大学的理想受挫、三保山事件、官方机密法令的通过、合作社风暴、新教育法令、华小高职事件、茅草行动，为华社带来的是惊悚与悲痛。90年代工业大蓝图的提出、回儒文明的交流、2020年宏愿的呼唤、教育法令及大专修正案的通过、独中注册与地稅的解决、华社民办学院的开创、华小获准增建搬迁、华社诉求的浮现，在在令人感到华社於政经文教方面，似乎渐有了解困的迹象。然而，紧接爆发的亚洲经济风暴、安华事件、立百病毒事件、世纪大选所带来的冲击，犹若一场世纪风暴，不但揭开了马来西亚许久以来深藏不露的真貌，冲击了市井百姓，更震撼了心思敏锐的评论作者。尤以马来西亚华裔评论作者更加急切地要向着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司法公正、种族和谐、华教永存、国运昌隆这一梦想的实现推进着。在此种情态下，马来西亚的评论总为後人留下了既充满激情又充满焦躁的沉重感。

《当代马华文存》记载了20世纪最後20年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真实图景，为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各领域作了全面的观照。当我们重新检视那一时代曾发出的声音中，发觉特定的政治环境及媒体制约，使得评论作者无法走出其局限性，有些作者因而不得不持有一种伸缩性很强的生存自卫的紧张和防备。因此，《当代马华文存》的编辑印行，就某方面而言，既是对历史的反省和检讨本身，也蕴含了我们对自身的批判。

结语

《当代马华文存》虽非显示了马来西亚评论文章的“全

貌”，值得欣慰的是，毕竟我们有勇气先去开拓。即使文存出版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好在开头我已说了，人应要有甘当铺路石的精神。至少，我们的努力仍可以成为後继者走向成功的借鉴。相信将来在人力、物力、财力都不成问题时，更完美选本的诞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本书能顺利付梓，除了感谢编委会全体成员，丹斯里杨忠礼、丹斯里林源德、丹斯里郑福成、拿督林金华、拿督陈明水、拿督刘天成以及廖林水玉等人热心赞助经费，以及所有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人外；对于王赓武、王蒙、龙应台、沈慕羽这几位我所尊重的学术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他们愿为《当代马华文存》撰写推荐词，本人於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言明本意，权以为总序。



30/06-2001

主编序

蔡维衍

自从独立以来，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相当不错的表现，因此虽然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华人在经济领域还能够有空间不断拓展，甚至开辟新天地，成就卓越。然而，在华人报章撰写经济文章的作者不多，与其他文集相比较，经济卷收集的文章，尤其是80年代时期的作品，难免只局限几位作者。

80年代有关经济的作品经过归纳以后，共有下列几个项目：新经济政策的冲击与探讨、华人经济的困境与革新、企业创新与合作社风暴、私营化政策、工业化政策、房屋与土地政策、马币贬值、城市发展大蓝图、固打制面面观及区域经济与国际经济等10项。可喜的是到了90年代，好多新生一代的经济作者涌现，因此可供选择的作品篇数也较多，所讨论的经济范畴也比较宽广且多样化。归类之后，可包括：新经济政策的趋势与挑战、华人经济的困境与革新、华团经济活动争议、私营化政策、工业化政策、土地与农业政策、华巫联营、固打制面面观、区域经济与国际经济、中小型工业的再造与展望、经济风暴、金融架构的变革、诊断金融管制以及面向新世纪发展战略等14个项目。

综合起来，80及90年代在经济上的大课题林林总总，可说相当繁多。其中数新经济政策为最重大的课题，华人经济往往因新经济政策而陷入某种程度的困境。一些华人团体为了自救，也就寄望透过群体力量进行经济活动。与此同时，政府也因为推行新经济政策而造成臃肿的行政体制；公务员人数太多，加上政府过度参与各种经济活动，财政开支形成不堪负荷重担。在80年代逼不得已将许多建设计划通过私营化政策，减轻负担，也让私人界有更多参与国家经济发展的机会。然而，私营化政策却促成了朋党的负面现象，在80年代及90年代都是为人所诟病的。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工业化计划的推行急不容缓，因而这本经济文存也收集了有关工业化的评论文章。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种族固打制的元素。在70年代，谈固打制问题的文章较少，但在80年代，谈论固打制的文章显然多了，而至90年代，固打制仍然是热门的课题。为了在固打制的局限内，脱离桎梏框框，90年代，华巫联营成了避开固打制的一种折衷办法。当然，成效如何有待检讨与鉴定。80年代，国家经济发展欣欣向荣，蓬勃而有朝气，政府开始规划城市发展蓝图，涉及了房屋与土地政策。

在90年代末期，也就是在1997年7月期间，亚洲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这场由金融危机演变成的经济大风暴，使得一些亚洲国家，尤其是之前被认为是推行亚洲价值观的国家遭到了严重无比的打击。在各自挣扎的日子里，马来西亚独排众议，采取了资金管制策略，这个大胆措施虽然引起了国际间争论与非议，但是现在，马来西亚可算是很幸运的度过了难关，走向经济复苏，重拾一度失去的繁荣。经一事长一智，经济风暴的教训，加强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人民大众更加了解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剧变与影响，面向新的千禧年，我们有必要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当然，这是与80年代所谈

论的区域与国际经济息息相关，或者说就是此类课题的延续。

（1）经济政策的冲击与探讨

马来西亚在各族人民的通力合作之下，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和平独立12年后，不幸在1969年发生种族冲突事件，凸显了国民团结为建国条件的重要性，政府因而策划了一项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有两大目标：（1）重组社会，（2）不分种族，消灭贫穷。政府认为如果能完成这两个目标，国民团结就指日可待。

新经济政策的目标堂而皇之，对于政府誓言不分种族，消除贫穷，各族人民当然是额手称庆。即使是纠正马来西亚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也是人民所支持的。然而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20年期间，根据政府官员的诠释，将重组社会的重点放在纠正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经济不平衡的现象，强调不同种族各自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或职业的状况必须改变，指出大部分居住在乡村的马来人以农耕为主，经商人数太少，马来人长久以来受忽略了。政府官员根据如此诠释的决策，未免有行政偏颇之嫌。

根据1970年的统计数字，马来西亚半岛的人口比例及从事经济活动情况如下：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总和（%）
人口	51	37	11	100
农业	67	23	10	100
矿业与采石业	25	66	8	100
制造业	29	65	6	100
商业	24	65	11	100
建筑业	22	72	6	100

（根据第二马来西亚计划检讨报告书，第12页）

人口超过半数的马来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只占24%，而人口只占37%的华人竟然是商业活动的领域总人数的65%，因而华人常被称为老板，而司机则被称为阿末（Ahmad，马来人的名称），这当然是不太健康的情况。由此，新经济政策强调在20年内，力求塑造一个土著商业社会，让更多马来人及土著参与工商业领域的事业。

新经济政策也同时强调种族间财富不平衡，第二马来西亚计划检讨报告书详细列明各民族在有限公司股权分配比例。声言马来人所拥有的股权只有1.9%，不能体现马来西亚人口结构情况，认为马来西亚大部分财富落在外国人与非马来人手中，为纠正此不合理现象，经济结构有必要进行重整。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外国人	总和
股权分配 (%)	1.9	22.5	1.0	60.7	100

（根据第二马来西亚计划检讨报告书，第98页）

上述数据不但让许多外国人拥有的企业纷纷转变成国有国营或国有民营，有的索性抽身退出马来西亚。另一方面非土著的商业活动必须让土著有30%的参与股权：新的注册公司必须邀请土著参与，旧有的公司在申请更新执照或重组股权时，则必须让出30%股权给土著，为了让土著在快速的时间内达致所订下的目标而采取的种种行政措施，造成诸多不便，难以令人信服和接受。

针对重组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措施所形成的畸形局面，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发出了许多不平之鸣。华人社会管新经济政策称之为亲巫（马来人，或译为巫来由人）政策。

在80年代末期，眼看新经济政策20年期限即将结束，政府成立了包括各民族150位代表的全国经济协商理事会（Na-

tional Economic Consultative Council），拟定90年代的国家经济政策。华族代表除了华基政党，包括马华公会、民政党、砂劳越人民联合党、以及民主行动党等，还包括了许多民间团体的代表，如董总、教总、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华工商总会联合会都各自派出一位代表参与这个由土著和非土著各占一半的经济协商理事会，共同探讨及草拟90年代的经济政策。

1991年5月政府公布了90年代10年国家发展计划（NDP）取代了新经济政策。较早时，首相更发表了2020年宏愿（Vision 2020），力求在经济、政治、社会、宗教、哲学和文化等所有领域全面发展，以达致类似世界公认的19个全面发展工业国家的水平。

国家发展政策是个新名称。新经济政策（NEP）的名称改成国家发展计划（NDP），但是新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仍然是国家发展计划所欲继续达致及完成的，这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仍然有新经济政策的影子加实质。90年代的经济评论文存的纲目也就改用“新经济政策的趋势与挑战”。

1997年下半年开始，东南亚国家遭遇金融风暴蹂躏，印尼爆发了动乱，由于贫富不均，印尼的华人成为暴民抢掠的目标，马来西亚各族却能同心协力安度难关，许多人都归功于马来西亚实施新马来西亚实施新经济政策，造就了好多马来中产阶级，我国华人方得以逃过灾劫。如今，新经济政策（NEP）在新名词国家发展政策（NDP）的掩护下，总算又平安无事度过了另一个10年。

（2）华人经济的困境与革新

不论是70年代或者是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马来西亚华人在经济上所面对的可说是一个又一个困境局面。以华商本身内部来说，许多华商是传统的小资本或家族资本生意，

面对开放的商业环境，剧烈的竞争，经商方式有必要求变以走向现代化管理经营。至于外来的冲击，政策的约束与限制，由于在政治上，华人的地位节节败退，在经济上要求突破，其中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脱离困境，革新求变势在必行。华商不断在自我求变，当然是求生之道，而看到马来商人在政治上的优势带动了经济发展，推高了经济地位，相反的，华人的努力却是事倍功半，经济地位日渐走下坡，因而也有华人希望像马来人一样，依靠政治力量求突破。政经分家或政经合一便成为 80 年代的一个热烈辩论课题。

通过政治力量，马华公会成立了马化合作社及马化控股公司，从而进入各种经济领域，展开经济活动。控股公司成为家族生意走向现代化管理经营的推动者，于是许许多多的华团便依据马华公会经营模式，组织合作社，成立控股公司，从而涉足经济活动。

在这个课题里，作者们探讨了华人经济的困境，明确地指出陷入困境与外在的政治气候攸关，而华人企业内部必须自我调整，改变经营方式。然而，革除旧习脱胎换骨不是一朝一夕所可能达致的，因此到了 90 年代，有关华人经济问题依然停留在困境与革新的论题范围内。

综观 20 年来，紧跟着马来人召开土着经济大会，马华工商总会联合会也召开好几次华人经济大会，探讨华人脱离经济困境及采纳新方案来开拓新领域，可是“困境”两个字还是马来西亚华人经济最贴切的写照。

（3）企业创新与合作社风暴

从 70 年代开始，华人的经济活动一直是根据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而作出配合反应。当新经济政策规定土著要在所有经济

领域占30%股权，华人社会的反应就是我们必须调整步伐，自强不息，以免落人後。一般上，华人经营小资本生意，很不容易与有政府资金做後盾的土著商家竞争，马华公会发起了通过合作社集资让许多华团效仿。在80年代乡团组织合作社、宗亲会组织合作社、行业公会组织合作社，甚至在野的民主行动党也组织合作社，其他社团组织控股公司更是雨後春笋不胜其数。

由乡团组织的合作社如美华合作社（海南会馆联合会）、福联合作社（福建社团联合会）；由华基政党组织的合作社除了马华公会的马化合作社和行动党的民主合作社外，还有民政党的人民合作社等都先后成立。与此同时，马化合作社以参股方式控制了马化控股公司，而福建社团联合会则成立了福联控股公司来控制福联合作社。一时风行，华团纷纷有各自的经济活动，而这类由许多小股东组成的商业机构成了进行现代化科学管理的试金石。

非常遗憾的是，华人团体所创设的经济动模式，并没有为华人社会带来持久的突破，相反的是，收取存款的合作社由于管理不当、投资错误以及贪污舞弊的行为，营运亏损，因而发生存户挤提，导致24间收取社员存款的华资合作社被接管收盘。80年代的华资合作社以失败落幕，一些华资合作社负责人也因贪污枉法而锒铛入狱，难怪华人社会要兴叹所托非人，稳重诚实又可靠的领袖何处求？

当然，也有一些80年代华团组成商业机构在90年代仍然非常有朝气地操作，其中佼佼者如马华工商总会联合会成立的商联控股及福联控股。这些社团本身的领导层虽然会有变动，但是商业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变化却不大，与最初创设期的宗旨（商业机构应由当任的社团领导掌管）有了差异。当然，董事会成员亦不是完全没有更动。有时候，董事会成员的变动对商